

孙豹隐 著



新写实派武侠发力之作  
著名作家**陈忠实**倾力推荐

# 武甘天 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孙豹隐 著



新写实派武侠发力之作  
著名作家**陈忠实**倾力推荐

# 武林天骄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林天骄/孙豹隐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08-07272-5

I. 武...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9252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陈 蕾  
装帧设计 陈亚平



世纪文景

---

武林天骄  
孙豹隐 著

---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87 × 965 毫米 1/32  
印 张 6.25  
插 页 1  
字 数 91,000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272-5/I · 459  
定 价 16.00 元

---

# 序

偶尔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于光远先生写的《我的少年侠客梦》一文，才知道这位当代中国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竟是那般如痴如迷地追捧武侠与武侠小说，以至于他“已经成为”或者至少“将要成为”一名“少年侠客”，并且身体力行，早在1927年刚上初中时便写出了一篇武侠小说《白玉马》。我对武术了解不多，可喜欢看有关武术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大片，也有一些会武术、懂武术文化的朋友，孙君豹隐便是其中的一个。

豹隐老弟的身份当是长期从事文化管理工作的官员兼资深文艺评论家，然而他自小酷爱武术，又堪称深得武术之三昧的练家子、研究者。在文友相聚闲聊之际，他有时免不了扯上几句相关武术之人与事。什么“《墨子·非儒》记载，鲁国的季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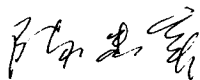
氏与别人发生斗殴，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在这紧要关头，孔子前来劝架，凭其勇力托开城门，把季孙氏放走”；什么“李白‘好剑术’（《与韩荆州书》），‘起舞拂长剑，入座皆扬眉’（《酬崔王郎中》）”；什么“杜甫自幼喜‘剑器舞’，五岁时便兴致勃勃地观看公孙大娘的舞剑器神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还有孙中山为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会”慨然撰文，“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则吾民族所以致力于世界和平之基础”（《精武本纪》）；毛泽东读《水浒传》第九回，评论精辟，用语传神：“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连唤了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向武术家李尧成学了“八仙庆寿剑”之后，取其形，舍其劲，并融会了刀、铜等兵器的某些使法，化成了一套精美的剑舞，在《霸王别姬》中把虞姬那种生离死别，又强颜欢笑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单是华罗庚教授，许多著名科学家，如世界微分几何的首席权威陈省身教授、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都是武侠小说迷……坦言之，豹隐老弟讲述的这些新鲜趣事，往往惹得大伙对武林、武侠、武术文化平添几分兴趣与神秘，还真有些振人眉宇、爽人胸怀、荡人心绪、怡人性情哩。

近来豹隐老弟调动自己在武术文化研究方面的多

重积累,发挥自身深厚的文字功底的优势,在积极撰写文艺评论文章为他人鼓与呼的同时,努力在文学创作的海洋里游弋,将往日零散的武林故事、文化丛谈加以提炼集中、编织浓缩,以文学典型化的笔力,写出了别树一帜的小说《武林天骄》,自然是值得欢迎和祝贺的事情。

文学创作海阔天空,多种风格异彩纷飞。初读《武林天骄》,我觉得这本书一个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在于:作者完全遵循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借塑造一个真实、丰满的武林一代天骄之艺术形象,弘扬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哲理,带给人们诸多武术文化与生命对话的东西,释放着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自强不息的精神,完成了一部具有严格文学品位的文学作品之艺术使命。在眼下所谓传统武侠小说的习惯写法还占据此类题材主流地位的时候,豹隐此作趟开了一条创作的新路。至于小说在营造雅俗共赏之艺术氛围、充盈可读性等多个方面的成功探索和优长之处,当然也是显而易见、可圈可点的。不过,这应当留给读者去品评、去议论,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是为序。



2007年6月27日于西安

## 目录

序(陈忠实)/1

武林天骄/001

后记 /187

清光绪三十三年间，柳河大道上通了火轮。一艘艘挂着五颜六色的旗帜、烟囱冒出滚滚黑云的铁皮船，拉响“呜呜”的汽笛，神气十足地从宽阔的河面上驶过。

这一来，柳河镇就成了个头号热闹的去处。作为东西南北通衢的水旱码头，不消说，整天价过往的旅客商贾顿时恶增，大有络绎不绝、川流不息的势头。更有那些为谋大官、捞巨财而走京串卫（天津）、下汉（武汉）上穗（广州）的形形色色之徒，或结伴成伙，或单人匹马，或排场显赫，或形迹诡秘，夹杂汇聚成堆，活像钱塘江上的潮水，“哗”地涌上来，“呼”地退下去。

俗话说，有钱不赚，头号傻蛋。于是乎，不足两三年光景，柳河镇上陡增了大大小小的饭馆、旅店、茶社、酒肆上百家。至于那摊贩行商、货郎杂耍之类更是应运而生，仿佛雨后春笋一般从四面八方都涌到这里来了。折腾得柳河镇每天从日出到暮垂全像开了锅似的，甭说有多热闹。



清明过后的一个大清早，太阳刚刚露出来半个笑脸，它那最初的几道光芒，尝试着将大地镀上金色。就在这旭日冉冉东升之际，整个镇子被一阵阵喧闹声吵醒了。全镇公认消息灵通第一人的镇办学堂掌教，人称“小诸葛”的关春明，不时用眼光扫视一下越聚越多的民众。他的脸上不时飞出几丝掩饰不住的得意，因为泱泱柳河镇上数万之众，惟有他晓得，今几个柳河镇是要热闹上加热闹了。

“关先生，今天有啥叫人开眼的事体呀？”

“关先生，今几个要来哪路神仙，咋看着热闹劲儿比往日大多咧？”

“是喽，往日得过了卯时方才有这般兴头。”

“您老三年早知道，别掖着藏着，先给大伙吹吹风嘛。”

关春明心头漾起一股高兴，他平素里最喜欢的一口，就是别人央求似的向自己打探消息。当然，秀才出身，现在又执掌学堂的关春明，习惯于保持一种矜持劲。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先要卖个关子，假装并不知道多少内情。等到旁人一问再问，急不可耐，他这才会不紧不慢地捋捋胡须，有时还要咳嗽几声，然后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大讲一通。讲到得意之处，竟是那般地眉飞色舞，好像事情发生时，他就在跟前一样。年长日久，乡亲

们摸准了他这号脾性，凡打问什么，总是先奉上几句恭维之词，继而再一迭声地催促，便能静听宣讲了。

可这回煞是作怪，几个后生连珠炮似的轮番催问，关春明依然是笑容浮面，就是不开金口。众人眼见难以问出个子丑寅卯来，便也嘟囔着四散离去。

就当人群散出快一箭之地时，关春明双目放光，蓦地大喊一声：“列位乡亲，不待片刻，柳河镇便有大戏上演，人人皆可大饱眼福哉！”他话音未落，学堂东头一座院落的黑漆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

## 2

随着黑漆大门的开启，“噔噔噔”，从里头健步走出十几个人来。领头的那位，年纪二十挂零，方脸阔腮，面色黑里透红，长得膀大腰圆、骨健筋强、身躯凜凜。上穿羽白十三太保纽门紧身上衣，绛红绒绳结扎十字祥，下罩漆黑的二马分裆灯笼裤，那腰间扎的一条牛皮板带，黄铜吞头锃明闪亮，足

下一双抓地虎飞燕快靴，活脱出主人清洁而又沉稳的风采。一双眼睛大而有神，光射寒星；两弯眉深如刷漆。一条乌油油的辫子盘在头顶，显得风仪轩昂。不用多问，一看那模样，就知其人绝非等闲之辈。

“哎哟，这不是纪大公子吗？”

“几年未见了，更显精神了。”

“咦，他今个儿这么早出来干啥呀？”

“嗨，手里还提着家伙哩。”

刚刚由学堂前散开的人流，仿佛被磁铁吸引，“哗”地又围聚到纪家大院门口。大伙儿七嘴八舌，鼓动起一片喧嚷。

那位被称作纪公子的后生，正是这大宅门里的少主人纪天泉。他没料到一开门就有这么多人，略顿了一下，随之坦然地对围观的乡亲们行了一圈抱拳礼：“诸位高邻，小子不才，不曾为桑梓谋福增辉。虽说学了几天拳脚，多年来也一直未能让父老兄弟们指教，实有愧疚。今日天泉不揣冒昧，有意在垂杨柳下演练薄技，以飨诸位。大伙若有兴趣，敬请赏脸一观。”

“这可太好咧！”

“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要看喽。”

“开眼啦，今天就是不摆摊，也要去捧场。”

纪天泉话音一落，四周喊好声顿时响成一片。

一群半大小子更是兴奋得大喊大叫、手舞足蹈起来。呼喊声中，人流簇拥着纪天泉朝垂杨柳方向浩浩荡荡而去。

### 3

这纪天泉何许人，为何他表演几下拳脚竟会有如此人气，引起全镇轰动？还得从他的身世拳艺说起。

纪天泉的父亲纪大鹏，曾是清咸丰朝的武举，做过两任游击。其为人正直，武艺高强，因看不惯官场的腐败，辞官不做，回归故里。闭门家中，悉心研习中国拳术武功，尤其是致力于技击，也就是拳术实战技法的创新实践。他早起晚睡，日日不辍，终年时间都花在了技击散打和研读、解析拳书上，因此对男女间房事竟无暇顾及，直到四十六岁上方得一子。这孩子自呱呱坠地，便好生奇怪，不论哭喊、滚翻、爬坐、起走、蹦跹，无不流露出十足的尚武风采。纪大鹏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认定这孩子富有天资，是块习武练拳之料，将来必能子继父业，成就武林大器。于是乎，他特意给儿子起了

个名字叫天拳，意谓天生的练拳材料。孩子日渐长大，除了跟他学武外，又被送到镇上学堂去读书。纪大鹏希望把儿子锻造成文武全才，各方面超越自己。

岂料头天上学，那学堂夫子关春明嫌天拳这个名字粗野，自作主张改之为天泉。纪大鹏闻之，心中老大不乐意，气咻咻地跑到学堂，对关先生好一顿诘责。关春明根本不睬纪大鹏的情绪，不慌不忙地说道：“令郎更名天泉，非吾意也，乃系天决。”纪大鹏听得摸不着头脑，只好强压怒火，叩问其原委。关春明嘿嘿一笑，侃侃而道：“大人系儒将也，岂不闻泉字之蕴涵？泉者，天地之神妙造化也，千年万载，淙淙流淌，汨汨不断。且同武功渊源甚深，密不可分。宋朝岳飞乃武中英豪之最，其掌中兵刃系十八般兵器冠首之长枪。大人，你可知其枪名谓乎？”

纪大鹏白了关春明一眼，心想，练武者谁不知晓这一点，刚要张嘴答话，却被关春明抢先道：“那是堪称天下第一枪的沥泉枪。当年，岳武穆仅用沥泉七十二枪法中的一招，便置江湖顶尖高手罗延庆、杨再兴于绝对败局……”纪大鹏没想到文秀才关春明还懂得这些东西，不禁肃然起敬，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关春明，用心听起来。

关春明见纪大鹏有了兴趣，越发来了劲：“不

只是枪与泉莫可分离，就是百刃之君的剑也同泉紧密相关。剑中珍品名谓‘龙泉’，这龙泉的来历大人定知其详，恕关某不赘述了。总而言之，越是习武高手，越与泉字关切。关某深知大人企盼令郎能在武功上出类拔萃，登峰造极，故特意将其名更为天泉，实符天意，旨在暗喻令郎大成哉。”纪大鹏虽说颇识几字，然毕竟不是纯粹文人。关春明一席话说得他心底佩服，原来的火气自然也随之消尽。他冲关春明拱拱手，转用感激的口吻说：“夫子大才，寥寥数语，令纪某茅塞顿开。不承想泉字还有这么多讲究，今后犬子的名字就依先生所裁。”关春明也欠身回礼，表示一定要把天泉教成擎天栋梁。两人相视大笑。自此，纪天泉的名字便写进了纪家的宗谱。

光阴荏苒，一晃十几年过去，纪天泉出落成个美少年。长年累月的勤学苦练，他练就了一身的本领。一天早上，天泉正和几个师兄弟在后院热练金刚拳，一旁冷眼观看的纪大鹏猛地抄起一块砖头朝他砸去。好天泉，意到力到，只见他敛气微撤，左手往斜上方迎着飞来的砖头一挥，“砰”的一声，砖头被截为两块。纪大鹏哈哈大笑，唤天泉到身边，满意地说：“儿啊，为父的武艺已尽数传给你了，看你刚才的手眼身法步及功力，已超过为父矣。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纪家后继有人了。

不过，你要切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强中自有强中手，天底下有能耐的人多着哩。往后你要小心谨慎，善采众家之长，切莫囿于门户之见，老子天下第一，瞧不起他人。那样，非但不能成为武林的中流砥柱，一不留神，还会毁了自己。”

父亲的教诲，天泉甚以为然。从此，他除了在家继续修炼，隔三差五还出外寻师访友，砥砺拳术。几年过去，功夫见识又都增长了不少。到他十九岁上，纪大鹏夫妇相继病逝，天泉在家守孝三年。这期间，他足不出户，闭门谢客，整个身心全扑在了练武上，技艺又有了大的长进。前不久，一位自称是五台山下来的和尚慕名前来相会。两人在后院交手，和尚身高力大，蒲扇般的大巴掌一个劲儿朝纪天泉劈来。天泉闪躲的同时，瞅准和尚一双连环劈掌刚刚劈出，尚未落下的一刹那，突然身子前纵，紧紧贴住和尚将要落下的手臂，一记“反身劈砸”，借势将和尚砸翻在地。那和尚本来自己劈掌用力就十分猛烈，加之纪天泉借力打力，二力相加，其力更甚，一下子将和尚砸倒，半天爬不起来。和尚就势歪在地上朝纪天泉拱手服输，叹道：“吾云游天下多年，尚未遇到对手。今足下几个照面，竟使吾惨败至此。武林英雄足下矣。”纪天泉虽然不是那等骄傲之辈，然正值气盛之年，听到如此赞誉，不禁脸上飘出几丝志得意满之神

情。站在旁边观战的关春明，眉头皱了起来，他敏感地捕捉到了纪天泉的这种心态，心中漾起了层层忧虑。

自打纪大鹏离世后，关春明便更加疼爱纪天泉。他看得出天泉在武艺上天分甚高，只要调教有方，定能在武学上成大器。自己虽然不会武艺，可武德、拳理以及武林许多轶闻传说却是懂得甚多。他不时给纪天泉灌输习武之道、为人之道。天泉呢，从小就佩服关夫子的学识，父亲去后，一直将其尊为父辈，每逢重要事体，总是忘不了请教关春明。两人的关系别说有多亲密。自发现纪天泉露出自满的苗头，关春明便耿耿于怀，不时在心中默诵“凡事须防微杜渐”那句格言，思忖着用个什么法子让纪天泉懂得这个道理。关春明到底是关春明，一个偶然得来的消息使他萌生了一个良策。

那是一个春雨潇潇的日子，关春明独自来到景阳楼酒家，选了一个僻静雅座，要上两样小菜，一壶老酒，细斟慢饮，打算边喝酒边琢磨个提示纪天泉的法子。忽然，隔着数张桌子坐着的两位客人，一阵高声大嗓把他的思路打断了。

“你懂什么，高手还分是男是女？”

“我只知道罗成、李元霸，没听过有哪个小娘儿们能耐大。”



“少见寡闻了不是，甭说别的，十三妹那能仁寺、悦来店的故事都没听说过？”

“任你说得天花乱坠，我也犯不着在此多待两天，就为看一个女人家的雕虫小技。”

“得嘞，碰上你这号井底之蛙，叫我再说什么好。咱们分道扬镳，你先去汉口，我非得在这儿一睹绝技不可。”

这番对话，关春明听得明明白白又糊里糊涂。他起身上前，拱拱手说：“二位说得好热闹，能否叫老朽也分享一下乐趣？”那二人见关春明衣衫鲜亮，又彬彬有礼，忙站起身回道：“刚才孟浪，打扰先生了。”三人笑着一同归座。关春明朝酒保喊道：“来一壶陈年景阳春，账记我那儿。”三人一番谦让，高高兴兴地边喝边聊起来。

原来，京城天桥地头神拳李通虎长年在那里摆场子。半月前，不知何处来的一位少女，先是淹没在人堆中瞧热闹，后见李通虎连坐七庄无对手，可能是技痒，冲进场内，与李过招。谁承想，只几个回合，那女子一掌将天神似的李通虎击倒，随即将赏钱撒还李通虎，飘然而去。其时，围观者中不乏武林高手，却无一人识得那女子所使用的拳法出自何门何派。后来有人好不容易打听到，此女系晋冀大地一个并不出名的小县人氏，其拳法系家中秘传。她这次来京，是为其母采置一种特殊